

| 看脚下，看前方。|
| 尽展中国军人雄风！|



黎江伟 著

枪 QIANG FENG 枪 主



一名只存在于军队“传说”中的特种兵，
将带你走进强者的世界！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枪锋

QIANG FENG

黎江伟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枪锋 / 黎江伟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
2010. 6

ISBN 978-7-222-06458-4

I. ①枪… II. ①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81369 号

特约监制	李耀辉	策 划	吴志硕
责任编辑	朱海涛 玉波狄	品牌策划	李耀辉 吴志硕
校 对	李 霞	特约编辑	马 旗
版式设计	王 叶	装帧设计	天行云翼·宋晓亮



枪锋

黎江伟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 650034
网 址 <http://www.ynpph.com.cn>
E-mail rmszbs@public.km.yn.cn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80 千字
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书 号 ISBN 978-7-222-06458-4
定 价 28.80 元

目 录

1	前 言
3	剧 透
4	第一章 比武
68	第二章 劫持
98	第三章 演习
134	第四章 野外生存
168	第五章 接力战斗
189	第六章 再遇对手
202	第七章 最高荣誉
226	第八章 重回雪豹
238	第九章 神秘消失
263	尾声

前 言

枪锋是一名战士的代号,在军区雪豹特种大队,最优秀的狙击手枪锋因为救战友雪狼而负伤,而后被淘汰出局,并下到最基层连队当一名炊事班战士。枪锋是烈士的后代,本来可以享受到“关系”的照顾,但枪锋却从最基层的连队做起,种菜,偷偷训练,帮助战友,他依靠自己,用脚步丈量出自己的军旅奋斗历程。他从最底层的炊事班一员到最后折取军事比武桂冠,夺得国际军事大赛,然后回到了曾经的雪豹大队,完成了一名受伤特种兵重新锻造自我的传奇故事。

战友雪狼一直在雪豹大队等枪锋回来,因为枪锋救他负伤被淘汰,雪狼一直心存歉疚,面对集体和个人,雪狼和枪锋既较量又配合,等枪锋再次回到雪豹大队执行任务遇到危险,雪狼却挺身而出。

在围剿毒品犯罪团伙时,枪锋奉命进入边境线,任务完成的第二天,枪锋从人们视线当中神秘消失,而等待他出现的除了战友,还有和他共同执行过任务的一名年青女干警……

剧透

最彪悍的特种兵——《枪锋》

枪锋是他的代号

他执行大小任务无数次

他是 C 军区唯一一支特种大队“雪豹”的成员

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,更没人知道他是否牺牲

但他的代号却被广为传诵,为纪念他,所在营战士的代号由枪锋 01 依次排序

第一章

比武

1

营长钟晨叫枪锋过来的时候，四周枪声一片，枪锋从地上爬起，黄沙在弹壳弹跳声中坠落，枪锋的眼神刚毅，黑白分明，右手持枪呈45度倾斜，那一幕永远留在了营长钟晨的记忆当中，坠落的黄沙溢满四季。

远处的枪声像金豆落地，柔韧中带着钢性的气息，钟晨脸庞严肃，一手叉腰等枪锋走近：“怎么样，有把握没有？”

枪锋呈持枪姿势，不假思索的回答：“有！”

“这次军区最大规模的比武有212人参加，全都是各集团军最优秀的特种兵，我观察到目前综合成绩最好的是代号雪狼的战士，他应该是你强有力的对手，你必须给我拿个好名次！”

“是他？”枪锋不自觉地皱一下眉。

“怎么，你和他交过手？”

“是的，我认识他！”

“了解对手是好事，还剩下精度射击、潜伏、武装泅渡、跳伞、直升机滑降等项目，调整好状态，第一名我要定了，你也要定了！”钟晨微抬下颌，望向整个操场，东风将他的衣服吹起一角。

“是！”

6个月前，春天，C军区20军直属特战营。

营长钟晨出现在列队的战士们跟前，他脸色不太好，后面还跟着一人，钟晨扫一眼站得笔直的队伍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又来了一人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代号枪锋，攻9连过来的。”

枪锋不能默认钟晨将他连队的番号说错，那是他梦开始的地方，纠正道：“报告连长，我是攻7连的。”

钟晨斜一眼他，手大大咧咧挥动：“那个不重要，好，攻7连的，知道怎么过来的吗？”

强烈的自卑感涌上心头，枪锋心里五味繁杂，他知道自己不是通过正规程序选拔上来的，脸红了说：“不知道！”

钟晨颇有意味地点头：“不可能啊，怎么来的都不知道，这不可能！”

大家的眼神火辣辣罩在枪锋脸上，他有些不自在，直言相告：“我一直在为来特战营努力，是师里面通知我过来报到的，其他的我并不知情。”

钟晨是出了名的心直口快，他说话直接，带一丝霸气，从不拐弯，没少得罪人。当军参谋长将这个兵“塞”进来的时候，他一百个不愿意，他钟晨一身血气，行得正走得直，最烦这种“关系兵”。罗广宏参谋长说枪锋这个兵非常刻苦，上进心强，各方面素质全面……在钟晨看来，这都是托词，既然训练刻苦为什么还找关系，他愣在那里不表态，执意说最好是走程序考核，要不然影响整体成绩，其他战士也会有想法。

瞎来！专门为他一个人走程序考核？

钟晨为难，他得为整个特战营的利益考虑，但又摸不清参谋长为什么对枪锋这么好，不屈不挠地说，您知道，营里92个战士都是通过层层选拔上来的！

罗广宏参谋长竟然被钟晨的犟脾气惹笑了，说我选拔的人不会有错，那是个好兵，你带过去觉得他不行可以退回去。

钟晨感觉压力有增无减，他根本不要那个兵，这种关系兵“请佛容易送佛难”，真要“请”进来了，有参谋长在那里顶着，他能退？钟晨只得无奈地出口长气，说好吧！心里却烦躁，对枪锋隐隐有了偏见。

参谋长灵敏捕捉到钟晨的态度，笑了说，怎么，有想法？

对参谋长的安排，我没有任何想法！钟晨立正昂首，不愉快的表情还是挂在了脸上。

那还是有想法，这件事你就算给我开一小点后门，一小点！回去吧，我不会把包袱

给你的，给你的好兵！

钟晨说是，心想按照参谋长的话说，即使是包袱也只是一个小包袱。

对付这种“关系兵”，钟晨有他一套，能马上就叫对方相形见绌，他将帽子一摘，说：“这样，既然来了，看一下你的军事素质，闪电你出列和他交流一下！”

“是！”闪电跨步走出，带着挑衅的眼神，他身材结实，肩宽腰窄呈倒三角，眼神犀利，话语同样犀利：“兄弟，‘空降’过来的是吧，你说比什么？”

面对对方的讥讽，枪锋不急不恼，迎向他毫不示弱：“你说！”

钟晨的脚步在沙地带起一层灰，步伐刚劲而又随意：“听说你体能和枪法还不错，闪电你和他比比俯卧撑和射击！适可而止，闪电你不能太较真，明白吧？”

“是！营长你放心，我绝对给他整个敞亮的。”闪电说话气粗体壮。

两人互看一眼，算是默认，较量马上要开始，其他人都围了过来，抱臂看热闹。闪电撤脚一步撑身，两眼向上，怒视枪锋，枪锋明知所有人都向着闪电，临危不惧，俯身昂头做好准备。

钟晨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下令：“预备——开始！”

像两条上下起伏的波浪线，在众人视线里跃动。大家屏住呼吸，紧盯两人身形，却忍不住高声数：“1, 2, 3……122……”

第 629 个的时候，枪锋停下换气，额头的汗迷进他的眼睛，顺着脸颊滴进沙地，转眼不见。闪电的眼里升起一抹自信，动作没停，肌肉疙瘩绷得紧紧的。旁边的叫声更高了，起哄一样：“闪电，接着来，离你 2824 个的纪录还远着呢……”

闪电任耳旁呼声高扬，不为所动，双臂牢牢地撑起身体，继续运动，他对枪锋的实力有所察觉，心里暗暗吃惊，知道不可轻敌。

枪锋休息 3 秒，身体像蓄满了电，机械运动让他的脸庞更显刚毅，那种不服输的气势掩盖不住，锐不可挡。两人一直穷追不舍，这给闪电带来了很大压力，因为不知对方底细，枪锋的气定神闲使他略显慌乱，一旁钟晨的眼神已由开始的不屑转为欣赏，密切关注两人动态。

“2616, 2617, 加油闪电，再次刷新记录……”旁边喝彩叫好声不断，将两个人围了一个圈。

闪电的额头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两臂在打颤，白多黑少的眼睛始终盯着对面的枪锋。枪锋浑身早已湿透，两个臂像折了一般，每放下去都会感觉再也起不来，也用眼神

狠狠迎着闪电，他的成绩是 2619，枪锋知道对手落后自己两个，咬牙撑起身体等着闪电。闪电两眼发红，气血往头顶直撞，他不能容忍这种局面出现，狠呼一口气，连贯做到 2679 个。旁边响起一阵热烈的叫嚷声，闪电将目光狠狠地撒出，看向枪锋，挑衅般地等着他做。

枪锋撑着休息了近 10 秒，他吐出一口长气，竟然在大家期盼的视线中平静站起，说道：“我输了！”地上一双深陷近 3 厘米的手掌印默默打量着周围，沙子早已被汗水洇湿。

大家没有预期的兴高采烈，感觉赢得有点莫名其妙，齐齐看着枪锋，甚至有些轻视他缺少血性，心甘情愿就认输。钟晨心想这个兵体能还可以，不是他想象当中那样差，适时走过来说：“这一项枪锋输了，进行下一项，准备射击！其他人不要在一旁鬼哭狼叫的，听到没有？”

所有人都安静了，齐齐后转，面向射击场地，左侧是 95 步枪，右侧是 88 狙击，一字摆开，太阳的光线将枪身抹得发亮，乌黑枪管伸向前方，成了静止的风景。闪电将作训服“嗤”一声扯开，胸膛上像被人浇了一瓢水：“你刚才输了，现在由你挑枪！”

枪锋瞄向狙击枪，再将视线拖回来，握手成拳迅速松开，边活动手指边征询的问：“你平时用什么枪？”

闪电不买账：“叫你挑赶紧，不用管我，痛快些！”

枪锋属于时时处处都为战友考虑的人，他眼睛跳过狙击枪，落在一侧的 95 步枪上面，说：“好，我用 95 步枪！”

到了春天，天空就显得清远，太阳远没有那般毒烈，颗颗沙粒都尽情吸收太阳的光芒，阳光镀到枪身上，准星被磨得精亮。

枪锋趴下，看前面半身靶，准星上凝聚的亮点将靶心遮得严实，他清楚，一名优秀的射手，必定能够驾驭影响射击的最大敌人——虚光，要想掌握手中的枪，先掌握虚光的特点，这些他不知总结摸索过多少遍。他安静地伏地，胸有成足，缺口、准星、目标被他的视线狠狠纠缠，他的指尖、手腕、臂膀保持最高的灵敏度，将枪握牢抵实。所有人注视前方，枪锋子弹率先出击，“嘭”的一声暴响，场地旋即安静，周围战士面面相觑，10 环。

再将视线挪往趴在一旁的闪电，他丝毫不受枪声影响，稳重瞄准，扣动扳机的食指有些颤抖，他深知扣动扳机时受力不匀会给弹道带来怎样的影响。枪锋枪响过后，

闪电将本来准备击发的时机放弃了，抬头瞄向前方，然后再次埋头扣动扳机。闪电整个手臂已经麻木，有些不听使唤，扳机在缓缓回扣，他似乎控制不了它，手上连扣动扳机的气力也没有，他深知是由于刚才做俯卧撑过量而引起的，大家都急出一身汗，看着闪电徘徊的手指。

子弹终于发出尖叫奔腾而出，闪电明显感到击发时枪身向右下偏移，再看成绩7环，报靶员示意弹道修正靠右下，闪电背上的汗“哗”地涌出，瞬间将作训服浸湿。

枪锋正是考虑到紧接而来的射击，才放弃和闪电较量俯卧撑，他深知如果和闪电纠缠下去，不一定能赢闪电，而用臂过量后，势必会影响射击精度，他马上选择保存体力，而闪电却将体力耗干，再紧跟着摸枪肯定会生疏和不为所控。

身后站着93个人都被抛到了脑后，枪锋的视线里只有目标，那是唯一的，他继续瞄准击发，子弹出击后又是10环，枪锋打到第8发子弹的时候，累计成绩是80环。旁边闪电直接关好保险起立，面向钟晨：“营长，我输了！”他再打下去已经毫无意义，大家都看出来他已掌控不住枪，打出5发子弹，35环不到。

大家都吃惊了，所有视线都落在枪锋身上，枪锋不急不慢，将剩余的两发子弹打完，还是10环，然后打腿起立。钟晨有些震惊，除了对枪锋的射击精度略感意外，更对他的聪明稳重感到认可，钟晨早看出闪电将自己的体能耗干，2679个俯卧撑后，闪电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手，而枪锋却保存了实力，只为更有力的一击。钟晨站在枪锋的斜后方，视线对着枪锋的侧影一晃而过，心里却在暗自点头……

言语犀利的闪电走至枪身前面，伸出手：“你这局赢了我，我佩服你，但不代表以后永远是这样！”

就这一句话，让枪锋感觉到这是一个有活力的地方，他热切盼望到一个充满竞争的地方去拼搏，去验证！这一刻，他心里突然生出留恋，但枪锋坚韧的性格却告诉他面对一切困难都得靠自己，他要走出属于自己的兵路，枪锋伸出右手：“其实你的真实成绩不应该是这样，刚才我也输过，我同样敬佩你！”

两双眼睛灼灼地交融在一起，松手站好。钟晨将腰带扎好走过来，丝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，直言道：“枪锋你成绩不错，入列，虽然不是经过选拔上来的，但我要定了！”

枪锋没动脚，他把对这里的留恋狠狠压在心底，坚定地说：“营长，我不能入列！”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打算回去，我知道自己不是通过选拔上来的，既然直属特战营有它的优良传

统,我不能破例。如果有机会,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到这里!”枪锋根本不知道罗广宏参谋长在帮他,他的命运不应该依靠别人惠顾,更不能依靠所谓的“关系”。因为他来部队,就是要自立的,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达到理想彼岸。

钟晨眼里闪现一抹别样的神采,有赞赏,还有些遗憾,他在权衡:“还回到攻7连去?这里更加适合你,你留下来,我敢说没有人会说你!”

枪锋的脸上近乎坚决,太阳洒落他一身的光辉:“是的,攻7连是我的起点,但不是终点。会靠自己的努力走到这里来,谢谢营长,但现在我还不适合这里!”

钟晨的眼里带着强烈的不舍和震动,他本来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种“关系兵”的,但被枪锋身上这种不屈的精神所打动,他突然醒悟,“关系兵”的“关系”有天生的,也有后天培养的,但“关系”也许代表不了兵的本意,每个兵的精神气质是独一的,看他对生活的态度和是否被命运所左右,而枪锋的选择显然让人敬佩。既然枪锋执意要回去,他还需和罗广宏参谋长解释一番,所以钟晨在猜测参谋长和枪锋是什么关系。稍作停顿,钟晨大气地说:“行,在我这里,走和留都不会强求,我尊重你的选择,回去吧!”

“谢谢营长!”枪锋敬礼表示感谢。

闪电侧步上前,念念不忘地说:“枪锋,我等着你回来和你较量,咱说话可得算数,怎的?”

“我记着了,我会努力的。”枪锋站定,从地上掬一捧沙,装进衣兜,心里坚定地说:我从这里带走它,总有一天再亲手将它撒在这里,我会回来的。

大家默默看着枪锋的举动,直到在操场上留下一个小黑点,心里竟生出丝丝期盼……

2

C军区此次举行的军事比武是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,集合了军区最全能的军事人才,各个集团军都派出特种营参加,势必取得好的名次。比赛项目涵盖30多项,动用的武装直升机搅起漫天灰尘,螺旋桨“嗡嗡”直响,坦克、装甲车停在一角,透出锐不可挡的厚重气息。就连参赛所用武器装备都是最新型的95枪族、88狙击和92手枪,整个比赛都采用新装备、高规格的指导方针进行。

钟晨带领特战营代表20军来参赛，他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只得第一不要第二，他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战士们身上，风风火火地穿梭在各个比赛场点。中午吃饭时间，钟晨把大家集合在白杨树下，冬天的光线透过树枝倾泻下来，舒缓摇曳，风一吹，“忽”地划过战士们脸庞，掠过一阵白光，白杨树杈“哗哗”的脆击声激荡。

钟晨叉腿站在队伍前，眼神与每名战士碰撞，而后将大家的视线牵引到最中间：“同志们，说明白些，我们既然来就是夺名次的，拿出你们的士气，去争夺荣誉，这是我的职责也是你们的职责，说让军人和荣誉脱离开，那个太假，太空。让所有人听听，我们特战营的训练宗旨！”

“竭尽所能！”声浪将阳光穿透，军旗猎猎。

“没错，练为战，练为用，在训练场上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汗，在战场上我们要流干最后一滴血，因为我们是为荣誉而战，为胜利而活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”

战士们齐呼：“有！”

“到这里来后，你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以前的老连队，代表着直属特战营，代表着20军！我要求大家一往无前，枪锋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”

“竭尽所能，誓争第一！”枪锋声音如霹雳，义无反顾。

“大家的目标是什么？”

“竭尽所能，誓争第一！”声音排山倒海，从空中掠起，将明亮的阳光、金黄的沙子统统掀翻在地。

钟晨走到参赛的14名战士跟前，为每名战士亲点衣装，拍拍战士们的肩膀，眼神灼灼。他将每次比赛都看成任务来对待，按照他的观点，带领战士们取得好成绩，这是一个特战营长的职责，要不然就是失职，他说话直接，但却胆大心细。他返身拿起早放在地上的一个水壶，举过大家视线，缓缓将水壶盖拧开，慢慢倾斜，只见黄沙从壶口奔腾吐出，像沙漏一般，看着大家吃惊的表情，钟晨语调舒缓却又刚毅：“这是从特战营操场上带过来的沙子，上面浸透了你们的血和汗，这些气息到哪里也磨灭不掉，每个人将手伸出来！”

14名战士毫不迟疑将手伸出，钟晨一路走过，每名战士手中多出一捧沙子，战士们端详着它，特战营的场景在指间渗透腾挪，融进了血液里面，激励他们前行。

“带上它，调整好高昂的精神状态，拿出一名特种兵最彪悍的气势，到训练场上去厮杀，去争夺属于特战营、属于你们自己的荣誉！”

战士们手心攥得紧紧的，将那把黄沙装进口袋，意志像一堵墙，把周围的气息都凝固了，树间的黄雀一声长鸣，振翅而飞。

闪电随着解散的队伍，边走边问枪锋：“兄弟，你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整到最后我们不会再次相遇成为对手吧？”

枪锋将步伐慢下来，平静地说：“真有可能成为对手，你的成绩很不错，战术、攀登、越野都是第一！”

“别说这个，单科第一有什么用？你巷战、障碍、潜伏不也是第一，到时看整体成绩。听说对手有个叫雪狼的，也很不错！”

枪锋脸上表情复杂，说：“嗯，我知道！”

“我要想得第一，先得战胜你，你战胜雪狼有把握没？”闪电盯着枪锋的脸庞问。

“没有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了解我的弱点！”枪锋望着远方，若有所思。

8个月前，春天，一个久违的身影出现在攻7连官兵眼中，被调走近半年的游森突然回到攻7连，成为炊事班的一员，并且在炊事班负责副食工作。对于他的回来，战士们众说纷芸，有说是因为军事素质不佳被退回的，有的说是因为受伤而回到老连队，有的说是违反了纪律……对于这些猜测和非议，游森并没有回避，却并不去解释。

回到炊事班的游森平静异常，他用最快的速度投入到本职工作，却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，在这里没人知道他的代号——“枪锋”，他将这一切都压在心底，却从没放弃目标，哪怕他脚趾骨折了两根，也毫不气馁，并期待有一天能回到战斗一线——他不想离开那片天空。空闲的时候，游森开始绕着操场一圈圈训练，把一切痛苦都残忍地踩在脚下，当脚肿得穿不进鞋时，他开始练臂力，单手俯卧撑、举水壶、练瞄准、硬气功，坚忍而又执著。

当他的身影一次次出现在操场的时候，攻7连的战友们看来，游森做着异想天开又美妙绝伦的梦，但炊事班总有一个兵满是羡慕地站在操场，热情地给游森鼓励加油，那个兵叫赵国柱，和游森同属于第三年度兵，赵国柱老实憨厚，知道游森身体受伤，总是抢着帮他干活，搬米驮面、洗菜切菜，只要是力气活都抢着帮他干。对于身边的战友，游森始终心存感激，因为不管走到哪里，他并没有失去战友，所以他一直认

为：如果丢下战友，就什么都丢下了！他执著地坚守着这份战友情，不管以后是什么结果。

从雪豹大队回到攻7连，是游森人生的转折点，但他没有气馁，在他看来，每一种经历，都是生活的积累而备感珍惜。晚上的时候，母亲和他在一起的画面始终在脑海中闪现，虽然短暂却温馨。上小学时，母亲给了他最大的关怀却仍然满足不了他幼小的好奇心，他过早地一个人走在路上，不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有父母陪同而他却没有。有一次，母亲带他去了市里面的烈士陵园，烈士陵园在苍松绿柏的掩映中透着肃穆和幽静，母亲牵着他的手登往一阶阶石梯，每走一步都是小心谨慎，沉着和冷静布满母亲脸庞，游森轻轻抚摸着英烈墓碑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读下去，却唯独没有父亲，既然没有父亲的名字，游森不明白母亲带他来这里含义。游森不解地问母亲，爸爸呢，怎么没有爸爸的名字？爸爸不在这里，但我的心却和这些叔叔在一起，母亲平静地回答。游森还是不明白，以后母亲每年都会带着他去烈士陵园，哪怕那里没有安葬着父亲。他慢慢长大了，再到烈士陵园时，每登上一步石阶，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就像母亲教他做人一样：每走出一大步，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是的，他现在看到了，更明白生活就是从起点回到终点，而后从终点来到起点，沿途收获的是风景。每当想起自己现在的处境，心潮澎湃的时候，他都能变得安然，他记着母亲的话：每走出一大步，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就像母亲的性格，充满着包容乐观和宽广的爱，哪怕母亲早已经不在……

身在炊事班，每天都在为做什么菜而发愁，虽然是春天，但吃的却都是冬天储藏在地窖里的大白菜，大家伙食不好，训练强度不减。几天后，操场后面的树林旁出现一个忙碌的身影，赵国柱急急跑过去的时候，游森早已累得满头大汗，鲜血将锄把染红，赵国柱边挽袖子边说：“来，我们一起干，你这是打算做什么？”

游森将视线放远，看着空旷的树林，肯定地说：“打算在这里种上蔬菜，用不了几个月大家就有新鲜蔬菜吃，要不然这块地荒着太可惜。”

“在这里能种活菜吗，水怎么办？”赵国柱呆头呆脑地朝周围打量。

“要想改变，就得努力。只要努力了，就能找到答案。水的问题好解决，从炊事班里提，虽然路程有点远，但可以锻炼身体。”

赵国柱嘿嘿一笑，惊讶地说：“你可真会开动脑筋，我就想不到，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，我们将这片地开垦出来，到时种上白菜、萝卜、辣椒……像我妈那样，她就喜欢在屋后种上各种各样的蔬菜，到时什么样的菜都是新鲜的，等早上起来，还能看到滚

动的水珠。我想要吃什么了，就自己到屋后面去摘，然后让我妈帮忙炒给我吃，那时我还会炒菜，等我回家了，我要炒菜给她吃！”

“你真孝顺，到时你母亲会觉得很幸福的。”枪锋眼里露出无限神往。

“嘿嘿！”

春天的轻风拂过大片沙地，毫无遮拦，不远处有少量的沙尘弥漫。游森看着赵国柱快乐的模样，扶锄咧出一嘴白牙，战友心中梦寐以求的幸福被他觉察到了，他同样为赵国柱感到开心，满是憧憬地说：“种子我已经托上司去买，到时我们让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，战友们能吃上新鲜的蔬菜，训练就更有劲头……”

赵国柱返身跑得欢快：“你等着我，我回去拿铁锹！”

游森看一眼当空的太阳，往手心里淬口唾沫，继续大干，汗水在他的肩膀上闪亮滚动，一锄下去，晶莹的汗滴无声下落。

没一会儿，赵国柱是拿着铁锹过来了，但后面还跟着炊事班长，邱班长是第5年的老兵，兵当长了，只有冷静不见激情。赵国柱脸上的欢腾已不见，看得出来班长并不支持他们，邱班长面无表情地打量游森，伸手搭着他的肩说：“听说你想在这里种菜，为大家着想的精神确实可嘉，但要量力而行。你从战斗部队回来，可能还不是很适应炊事班的生活，是吧？这个好说，等过一段时间就好了，要觉得时间多没处打发，就多看看书，也挺好，有本书叫什么来着，《钢铁是怎样练成的》，对，就是这本书，我看了后觉得挺好！有空的时候，你可以找来看看，知道不？”

游森谦虚地笑了，说：“谢谢班长，那本书我一定找来看，我感觉将这里开垦出来种菜很有意义，既解决大家经常吃不到新鲜蔬菜的问题，还可以锻炼身体。班长你放心，我不会耽误炊事班工作的，我用休息时间来干。”那本《钢铁是怎样练成的》游森初中时就读过，他并不想拂了班长好意。

班长脸上有些难堪，借看赵国柱缓和一下，说：“你这种为全连着想的精神值得班里每名同志学习，但这里全是沙地，你种下东西哪能存活，水呢，怎么解决？我们干工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，想好了再干，知道不？”

游森的肩膀被晒得黝黑，肌肉结实，他坚定地说：“水可以用脸盆端，有了充足的水种子就能生根发芽。班长你放心，我肯定能让全连吃上我种出来的菜！”

听说游森要用脸盆端水，邱班长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，心里暗自叫苦，他哪是担心能不能吃上游森种出的菜，如果游森和憨厚的赵国柱在这里玩命干，炊事班剩余的